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五回 劫庫機雖巧 擒凶智倍神

蜂蠶起須臾，最刺庸愚手。惟是號英雄，肯落他人囿？笑談險局，瞬息除強寇，共羨運奇謀，豈必皆天佑。 右調《生查子》

從古最不好的人，莫如強盜竊賊，人人都是切齒的。不知原非父母生出來就是賊盜，只是饑寒難免，或是祖業原無貽留，自己不會迎運，時年荒歉，生計蕭條；在家有不賢妻子瑣聒，在外有不肖朋友牽引，也便做出事來。小則為賊，大則為盜，甚而劫牢劫庫，都是有的。但是為官，在平時要禁游惰行鄉，約拘他身心，遇凶年也須急瀾juán免時，賑濟救他身家。人自學好的多，畢竟盜息民安。若是平常日子不能鋤強抑暴，緩徵薄斂，使民不安其生，是驅民為盜。不能防微杜漸，令行禁止，使民敢於作姦，是養民為盜。及至盜起，把朝廷倉庫、自己身命一齊送他，豈不可笑？

以我論之，若臨民之上，只處平靜無事時節，以為循良也夠了；若當時機倉猝，成敗治亂只在轉眼之間，畢竟要個見機明慧，才是做官的手段。即如先年諸理齋先生名燮，他被謫通判，在廣西。其年適當朝覲，縣為正官，上司便委他去一個屬縣掌印。

這日恰值首道臨府，只得離縣往府迎接。路上遇風吹折了引導藍旗，他便急回府中，且不去接官，忙進牢點押。不期牢中有幾個海賊，與外邊的相應，被他進去一搜，搜出器械，他就拿來勘問。正勘問時，他又行牌屬縣，叫衙官整肅人役，把守獄庫。也不待問完，交與本府一個孫推官研究，他自帶了民壯，復趕到縣。恰值強盜劫庫，在縣與人役拒敵，恰得他帶人到縣趕散。各官都稱頌他神明，他道：「強盜越獄，未有外無應而能成事者。料他必○○○(然率眾)去接上司而劫獄，此計不遂，故此乘○○○○○○(他審案未到縣又)來劫庫，理之顯然，沒有神術。」只是因個還在事尚未成，我可預防的。據我聞見還有個事起卒，終能除盜保身，這也是極能的能吏。

我朝嘉靖間有一位官人，姓張，名佳胤，號蠅喙，曾在兩浙做巡撫。此時浙江因倭子作亂，設有十營兵士，每月人與糧銀一兩。後來事平要散他，只是人多，一時難散，只把兵糧減做一半銀，一半錢給他。但當時錢不通行，他糧不夠吃，自然散去。

不料這些兵中間有個馬文英、楊廷用，作起耗來，擁到巡撫衙門，鼓噪進去講。這巡撫沒擔當，見人來一跑，反被他拿去，把他丟在草褥上，還把他要上稱竿，逼得司道應許，復他糧，又與他二千兩犒賞才罷。

奏上，朝廷旨下九卿會議，便會推了張佳胤督撫浙江軍門。他聞報便單騎上道，未及擇日到任。先是杭州遭兵變，之後盜賊蠶起，有幾個好事鄉官，因盜賊攪擾，條陳每巷口要添造更樓，居民輪流巡邏。只是鄉宦大戶，生員官吏，俱已有例優免，只是這些小戶人家輪守；可憐這些小戶，辛苦一日，晚間又要管巡更。立法一新，官府正在緊頭裡，畢竟日夜出來查點，不造的要問罪，不巡邏的要打、要申，又做了巡捕官的一個詐局。

小民便不快道：「我們穿在身上，吃在肚裡，有什麼去，如今忙了一日，夜間又與鄉官大戶管賊，小民該吃苦的？」便有一個餘姚老學究丁仕卿，來條陳，官府不理，又閃出幾個來，擁了多人去告，又不理。大家便學兵樣，作起怪來，放火燒了首事鄉宦住屋，盡拆毀了更樓，洶洶為變。張副都聞了這消息，兼程到省，出示禁約。這些無賴，扯毀告示。反又劫掠人財物，搶奪人酒食，這邊放火，那邊劫財。張副都知道大惱，暗暗請游擊徐景星，商議已定。

此時(才羅)木營兵十營，八營出海守訊，只有兩營守省。張副都吩咐游擊徐景星，率領把總哨官，至轅門聽令，便與總哨隊什道：「往日激變兵心，固失於調停，不盡是爾等之罪，今日民亂，爾等若能為我討捕，便以功贖罪，只是不許恣行殺戮。」又叫楊文營、馬廷用二人，吩咐道：「有功不唯贖罪，還有重賞。」楊、馬兩個隨了徐游擊出來，亂民聽得發兵，那乖滑的，得一手躲了，還有這些不識俏的，還這等趕陣兒，一撞兵來束手就縛，中間也有無辜的，捆到轅門。先把拒敵官兵，與身邊搜有金銀的砍了五十多人，其餘也打死百餘，省城大定。張副都犒賞了這兩營，馬文英、楊廷用都與冠帶，安了他心。

汛畢八營都回，暗著徐游擊訪了那八營助亂的，與馬、楊共九個，先日計議定了，擇日委兵巡顧副使下操，十營齊赴教場。這廂徐游擊暗暗差人將這九人擒下，解入軍門，曆數他倡亂凌辱大臣罪狀，綁出梟首，就將首級傳到教場，顧副使正操，只見外邊傳這血淋淋九個頭進來。眾軍正在驚愕，顧副使與徐游擊便傳令道：「你們都得命了，快些向北謝恩。」眾人沒了主意，都面北叩頭。

顧副使又吩咐：「當日作亂，你等都該處死，如今聖上天恩，都爺題請，只壞了為首九人，你們都免死以後要盡心報國，不可為非。」循例頒了些賞，十營寂然。你看他何等手段？何等方略？不知他平日已預有這手段。

當時，初中進士，他選了一個大名府滑縣知縣。這滑縣一邊是白馬山，一邊滑河，還有黎陽津、靈昌津，是古來戰爭之地。還附近高雞泊，是唐竇建德為盜人處。人性慍悍，盜賊不時出沒。他一到任，立意在息盜安民，訓練民壯，就裡選出十六個好漢，輪番統領緝捕，巡警，城裡四週，城外四鄉。這十六個人叫做：

元善 卜兆 平四夷 和顏 禹鼎 狄順 貝通 明鑒 伏戎 成治 紀績 席寵 麻直 柯執  
之 督盛 經綸

都是膂力精強，武藝純熟，又伶俐機巧。每輪八個管巡，八個衙前聽差。且喜賊盜不生，人民樂業。不知人不激不發，這些無賴光棍，平日慣做歹事，如今弄得雞犬也沒處掏一個，自然窮極計生。

本縣有個慣做剪絡頭兒，坐地分贓的，叫做吉利。他不管你用銅皮，用銅錢，剪得來，要孝順他；若不來，他會叫緝捕拿著你。

又有一個應捕頭兒，慣養賊的，叫做苟奇。由你挖壁扒牆，撬門撥窗，他都知道是哪個手跡，一時孝順不到，他去抓來送官。一個做響馬的，叫做支廣。嘗時抓得些兒，到一個姓桑，綽號「喪門神」家賭博。這喪門神家裡，是個慣開賭場，招引無賴，慣撮些頭兒，收管放籌買酒過日子的。這吉利、苟奇、支廣一班兒座落在他家耍子。

忽一日賭興正高，卻是你又缺管，我又無銀，賭來都不暢意。支廣道：「兄弟，我連日生意少，怎你們也像沒生意？」

吉利道：「可恨張知縣，他一來叫這些民壯在這鬧市巡綽，這些剪絡的，靠是人叢中生意，便做不來，連我們也乾攔。」

苟奇道：「正是，我也吃他的虧，冷了他們的生意，便絕了我衣食飯碗。」

喪門神道：「生意各別，養家一般，只許他罰穀罰紙開門打劫，不許我們做些勾當。」

支廣道：「如今我們選動手他起來，勾合一班，打入私衙；或是劫了他庫，大家快活受用一受用，便死也甘心。」

吉利道：「我們這幾個人做得什來，還須再勾幾個可做。」

苟奇道：「我那些部下，可也有四五十個，叫他齊來。」

支廣道：「那些鼠竊狗偷的當得什事，須我那幾個哥哥來才好。」

喪門神道：「尋來時須帶挈我，不要撇了我。」

支廣道：「自然。」

便一個頭口，趕到高雞泊前，尋著一個好朋友，叫做張志，綽號張生鐵，也是常出遞枝箭兒，討碗飯吃的。兩個相見道：「哥一向哩。」

支廣道：「哥生意好麼？」

張志道：「我只如常，這些客如今等了天大明才，也畢竟二三十個結隊，咱一兩個人了他不來，已尋了幾個兄弟，哥可來

麼？」

支廣道：「兄弟也要做一兒，也只為人少，故來尋哥。」

張志道：「賢弟挈帶一挈帶，是什麼客人？」

支廣道：「不是。」

悄悄附耳道：「滑縣縣庫。」

張志道：「這事甚大又險。」

支廣道：「我們哪一注銀子不從險來，客人的貨有限，庫中是豆麥熟時徵夠，有六七千銀子，這才夠咱們用。」

張志道：「然雖如此，你我合來，不過百餘個人，怕不濟事。我這裡還有一個任金剛，任敬。他開著個店，外邊賣酒，裡邊下客，做些自來買賣，極有志氣，也須合著他才好，咱與你去尋他來。」

兩個便到任敬店中來，任敬正立在櫃裡，見了張志，便走出來，邀進裡面，一座小小三間廳上坐下，任敬道：「此位何人？」

張志道：「咱朋友，姓支，名廣，特來拜大哥的。」

任敬道：「是有何見教？」

張志蹴去他耳邊輕輕的道：「他有一主大財，特來照顧哥哥。」

任敬道：「是什麼財？」

張志又近前道：「是滑縣庫裡。」

任敬道：「這財在縣裡，有人，不容易要它的，哥過得罷了，走這險做什麼？」

張志道：「哥，你過得些，咱過不得哩，銀子可有多的麼？哥不去，咱自去。」

任敬道：「冒失鬼，且住著，待咱想，怎輕易把性命去搏錢。」坐了一會，吃了杯茶，只見任敬走了進去。須臾戴了一頂紗帽，係了一條帶，走將出來。張志便趕將過去，磕一個頭道：「爺，小人磕頭。」

任敬道：「起來。」大家笑了一笑。

張志道：「哥，這裡來這副行頭？」

任敬道：「二月間，是一個滿任的官，咱計較了他，留下的。兄弟，咱戴了像個官麼？」

張志道：「像，只是帶些武氣。」

任敬道：「正要它帶武哩。」連忙進去脫了冠帶，來附耳與張志說了幾句。

張志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我道是畢竟哥有計較。」

任敬道：「論起這事，只咱兩做得來。」

張志道：「是。咱前年在白馬山，遇著個現世報。他道：『拿寶來！』咱道：『哥遞一枝箭兒來。』那廝不曉得遞什麼。我笑道：『哥性命，恁不值錢，撞著一個了得的，乾乾被他送了。』那廝老實，道：『咱不曉得這道兒，嫂子嫌咱整日在家坐，教咱出來的，不利市，咱家去吧。』咱道：『哥也是恁造化，停會有一起客人，十來人，你照樣問他。他不肯下馬，你道且著一個上來，咱便跑來，包你利市。』那廝道：『他來找怎生？』我道：『現世報。適才獨自不怕，有幫手倒怕，照這樣做去，客人不下馬，吃咱上去一連三枝箭，客人只求饒命。』咱去拿了兩個掛箱，一個皮匾，賞一個掛箱與他，教他以後再不可白來，這便是只兩個做了營生。」

任敬道：「怎還叫過不得？」

張志道：「自古空裡來，巧裡去，不半年了在巢穴兒，並在賭場上了。」

任敬道：「但這劫庫，也不是小事，這也要應手，我又還尋兩個人去，支兄不消得說，就是支兄所約的，也畢竟借重，沒有個獨吃自的理。」

支廣道：「多謝哥帶挈。」

須臾，只見又到了三個虎體彪形的大漢，相見了，大家一齊在酒店中坐下。任敬指著對張志與支廣道：「這三個都是咱兄弟，一個步大，他家有兩個騾子，他自己趕腳，捉空也要布擺兩個人。這關老三，他雖是個車夫，頗有本事。這個桓福，是雲昌津渡子，也是個河上私商。」說了姓名，就對這三個道：「後日早晨，咱有用著你處。」

三人道：「哥有用處，湯火不辭。」

任敬道：「明日關老三與步老大，與咱僱一輛大車，後日早南門伺候，只見咱與張大哥抓一個人出來，都來接應。支大哥與你約的朋友也都在南門車邊取齊。一輛車坐了十多人，也動疑。桓大哥可帶小船一隻，與咱家丁二人應咱，以便分路，是必不可誤事。」正是：

閒雲傍日浮，蕭瑟野風秋。  
淺酌荒村酒，深籌劫庫謀。  
六個人吃得一個你醉我飽，分手，都各乾自己的事。  
支廣、步大一起自在門外，桓福自在津口，不題。

只見這日張知縣正坐堂，忽有門上報導：「外邊有錦衣衛差官見爺。」張知縣心下也便狐疑，且叫請，便迎下卷簾來，卻是一個官，一個校尉。隨著行了禮。

那官道：「借步到後堂有話。」張知縣只得請進後堂留茶。又道：「請避閒人。」

張知縣一努嘴，這些門子吏書都躲了。也不曾坐下，那官一把扯住張知縣道：「張爺，不要吃驚，咱不是差官，咱是問爺借幾千銀子用的。」那校尉早已靴內嗖地一聲，掣出一把刀來。

張知縣見了道：「不必如此，學生斷不把銀子換性命，只下官初到，錢糧尚未追徵，庫中甚虛，怎麼好？」

那官道：「爺不必賴，咱已查將來了。」拿出一個手折來，某限收銀若干，某限收銀若干，庫中也不下一萬。

張知縣見了，侵著底子，也不敢辨，道：「是也差不遠，只是壯士不過得錢，原與學生無仇，不要壞學生官。若一時拿去這些銀子，近了京師，急卒不能解，名聲播揚，豈不我要削職，況且庫中銀子，壯士拿去也不使用，不若我問本縣大戶借銀五千，送與二位，不曾動著庫中，下官還可保全草芥前程，二位亦可免累日發露。」

那官道：「五千也中夠咱用，你不要耽延弄咱。」

張知縣道：「五千不夠使，便加二千，若說弄二位，學生性命在二位手裡，這斷不敢。」

那校尉道：「便庫中銀胡亂拿些去吧，誰有工夫等？」

張知縣道：「這不但為學生，也為二位。」

那官道：「只要找載些。」張知縣便叫聽事吏。此時衙門人已見了光景，不肯過去，叫不過。

一個兵房吏喻士奎過去，也是有算計的人。張知縣道：「我得朝廷奉旨拿問，如今二位請他裡面有親認，可以為我挽回，急要銀七千兩，你如今可為我一借。」

喻外郎道：「在哪廂借？」

張知縣道：「拿紙筆來我寫與你。」拿過紙筆便寫道：

丁二衙、朱三衙、劉四衙共借銀一千兩，吏平四夷等共借銀六百兩；書手元善等共借銀四百兩；當舖卜兆四舖各借銀四百兩；富戶狄順八戶，各借銀三百兩；里長柯執之八名，各借銀一百兩。

又對這吏道：「這銀子我就在今年兌頭、火耗、柴薪、馬丁內扣還，決不差池，銀子不妨零碎，只要足紋。」打發了吏去。

張知縣就與那官同坐在側邊一間書房內。那校尉看一看，是斗室，沒有去路。他便拿把刀只站在門口。

張知縣道：「下官早間出來，尚未吃午膳，二位也來久了，吃些酒飯何如？」

那官道：「使得。」

張知縣便叫個飯，只見外邊拿上兩桌飯與酒進來遞那官，那官不吃。道：「你先用。」

張知縣：「你怕咱用藥來，多慮。」便放開肚皮，每樣吃上許多，一連斟上十來大杯酒。笑道：「何如？」

這兩個見了，酒雖不敢多吃，卻吃一個飽，只是喻外郎見了三個衙頭，合了這一起民壯，道：「老爺叫借銀，卻寫出你們□□(三個)人明白，借銀子是假，要在我們身上計議救他了，如今怎麼處？」

明鑒道：「如今這賊手拿著刀子，緊隨著老爺，動不動要先砍老爺，畢竟要先騙除得這賊才好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賊急切，怎肯離身？」

伏戎道：「罷。做咱們不著。喻提控，這要你先借二三百兩銀子做樣，與他看。眾兄弟料絞的、哨馬的、順袋的，都裝了石塊，等咱拿著個掛箱，先是喻提控交銀子，哄他來時，咱捉空兒照腦袋打上他一掛箱。若打交昏暈好了，或者打得他這把刀落，喻提控趁勢把老爺搶進後堂，咱們這裡短刀石塊一齊上，怕不拿倒他，只是列位兄弟都要放乖覺些。」

經綸道：「這計甚好。」

三個衙頭道：「果好，果好。」

喻外郎便去庫上挪出二三百兩銀子，平四夷與元善裝了書吏，準備搶張知縣；其餘都帶了石塊，身邊也有短棍、鐵尺、短刀，一齊到縣。

喻士奎到書房門口稟道：「蒙老爺吩咐借銀，各處已借夠了六千兩，還欠一千沒處設處。」張知縣道：「這一個大縣挪不出這些些銀子來，叫他們胡亂再湊些，十分不夠，便把庫裡零星銀子找上吧。如今這乾人在哪邊？」

道：「都在堂上。」張知縣便一把扯了那官道：「我們堂上去收去。」那官也等了一會，巴不得到手，就隨出去。只見三個衙頭都過來揖，卷篷下站上一二十個人，都拿著拜匣、皮箱、哨馬、料絞，累累塊塊，都是有物的。

那官道：「張爺可點八個精壯漢子，與咱拿著，張爺自送咱到城門外。」張知縣道：「這不難，只是這借來銀子，下官也倒過一過眼，怕裡邊夾些鉛錫，或是缺上許多兌頭，哄了二位去，我倒還他實銀實秤，也要取幾封兌，取幾封瞧。」那兩個見已是到手銀子，便憑他兌。張知縣叫取天秤過來。那喻士奎便將一張長桌，橫在當中，請那官兒看兌，早把假官與張知縣隔做兩下，只有校尉還拿著刀，緊緊隨著。這邊喻外郎早把銀子擺上一桌，拆一封，果然好，雪白粉邊細絲。哪裡得知：

漫道錢歸篋，誰知鳥入樊。

伏戎也就手捧一個順袋，是要先兌模樣，擠近校尉身邊，兌一封，倒也不差。張知縣對著校尉道：「你點一點收去。」校尉正去點時，那伏戎看得清，把順袋提起撲直一下子，照頭往那校尉打下，一驚一閃，早打了肩上。喻士奎與平四夷一捉，早把張知縣捉入川堂，把川堂門緊緊拄好。那官兒見了慌張，拔出小刀趕來，門早已閉上。一腳踢去。只落得一塊板，門不能開。校尉流水似把刀來砍伏戎，伏戎已是走到堂下。三個衙頭，四衙已護張知縣進後堂了。三衙走得，躲在典史廳，二衙是個歲貢，老了走得慢，又慌，跌了一跤，虧手下扶在吏房躲避。堂下石塊如雨似打來，假官便往公座後躲，校尉把張椅子遮，這邊早已都有器械，竟把儀門拴上。裡邊傳道：「不要走了兩個賊人，生擒重賞。」這兩個聽了好不焦躁，瞧著石塊將完，那官兒雷也似大吼一聲，一手持刀，一手持桌腳，趕將出來，道：「避我者生，擋我者死。」那校尉也挺著刀，夾幫著。這些民壯原也是不怕事好漢，又得了張知縣吩咐，如何肯放他，一齊攢將攏來。好場廝殺：

劍舞雙龍，槍攢眾蟒。紗帽斜按，怒鬧鬼鍾馗；戈戟重圍，惡狠狠投唐敬德。一邊的勢孤援絕，持著必死之心；一邊的戮力顯功，也有無生之氣。怒吼屋瓦震，戰酣神鬼驚。縱饒探囊取物似英雄，只怕插翅也難逃網罟。

始初堂上下來還兩持廝殺，只為要奔出門，趕下丹墀，被這些民壯一裹，卻圍在中央，四面受敵，刀短槍長，那官兒料不能脫，大叫一聲，道：「罷。咱中了他緩兵之計，怎受他凌辱。」就把刀來向項下一刎，山裂似一聲響，倒在階下。

未見黃金歸囊，卻教白刃隕身。

假校尉見了慌張，也待自刎。只見伏戎道一聲：「著。」早把他腿上一槍，也倒在地，眾人正待砍時。

元善道：「老爺吩咐要活的。」只見一齊按住，摑翻。假校尉只叫罷了。眾人扯向川堂，稟：「假官自刎，假校尉已拿了，請爺升堂。」

張知縣便出來坐了堂上，丹墀裡邊排了這些民壯，都執著刀槍，卷篷下立了這乾皂隸，都擺了刑具，排了衙。先是二三衙來作揖問安，後邊典史參見，處郎庭參書手、門子、皂隸、甲首、民壯，依次叩了頭。張知縣吩咐各役不許傳出去。掩了縣門，叫帶過那強盜來。

張知縣道：「你這奴才，好大膽，朝廷庫怎麼你來思量它；據你要銀七千，這也不是兩個人拿得，畢竟有外應，餘黨作速招來。」

那假校尉道：「做事不成，要殺便殺，做我一個不著罷。攀什人。」

張知縣道：「夾起來。」他只是不做聲。張知縣一面分撥人到城外，市鎮、渡口，凡係面生可疑之人，暗暗巡緝；一面吩咐將假校尉敲夾。

那校尉支撐不過，只得招承，假官叫做任敬，自己叫做張志；又要他招餘黨，只得又招原是任敬張主，要劫了庫，還要張知縣同人役送出城外，打發銀子上車先行，還要張知縣獨自送幾里才放回，僱車輛在城外接應的有支廣、步大、關三、吉利、苟奇、喪門神六人，車去在昌靈、津水口接應的是桓福，與任敬家裡兩個火家紋不停、像意吃三人。張知縣即刻僉牌，兩處捉拿。

一路趕到城外集兒上，先是卜兆在那邊，看一輛大車，幾個騾子在那裡吃米，有幾個人睡在車裡，有幾個人坐在人家門首，似在那邊等人的。卜兆已去踹他，不知正是步大一起，步大與關三叫車子五鼓前來，這廂支廣已邀了苟奇、吉利、喪門神，說道：「只要他來收銀子，哪個不到？」只是支廣一起，是本地人，怕有人認得，便睡在車中。步大、關三兩個坐在人家等待。初時已牌模樣，漸漸日午，還不見影，欲待進城打聽，又怕差了路，便趕不著隊，分不著銀子，故此死定在那廂等。

不期差人來拿，四衙隨著，內中一個做公的，怕一捉時，走了人不好回話，先趕出城。見了車子道：「是什的車？本縣四爺要解冊籍到府，叫他來服侍。」

步大聽了便趕來：「我們李御史家裡車，叫定的，你自另僱。」那公人道：「胡說，本縣四爺叫你車動。」揪住步大便打。

這些人欺著公人單身，便來發作，卜兆與眾人便來圍，把這幾個幫打的都認定了。典史到叫拿，眾人已把這來爭鬧的共八個，兩個車夫，背剪綁起來，起解進城。

一路又來拿桓福，到河邊道：「哪裡是攬載船？」各船都撐攏，問是要那去。大的嫌大，小的嫌小。有一支不來攬，偏去叫他。掀開篷，只見三個雕青大漢，坐在船中，要叫他，他不肯，眾人曉得是桓福了。道：「任敬攀了你，你快走。」只見這三個人臉都失色，桓福便往水中一跳，早被一撓鉤搭住，船裡一行五個都拿進城來。

一到，張知縣叫他先供名字，一個個供來。張知縣把張志供的名字一對，只有四個。韓阿狗、施黑子、華阿缺、戚七、張老

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都是供狀上沒名的。張知縣將這幾個細審。兩個是車夫，兩個是船戶。這三個，張老二是張志哥子，任秃子任兄弟，桓小九桓福兒子。

張知縣道：「韓阿狗、施黑子是車夫，華阿缺，戚七船戶，他不過受僱隨來，原非知情。張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這是任敬等家丁，雖供狀無名，也是知情的了。」

將張志與支廣等各打四十，張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各打二十，韓阿狗四個免打，下了輕罪監，其餘下大監。吩咐刑房取刑，把任敬、張志比照造謀劫庫，持刀劫刺上官律，為首。

支廣、苟奇、吉利、喪門神、步大、關三、桓福，比例劫庫已行而未得財者律，為從；從重律。

絞不停、像意吃、張老二、任秃子、桓小九比劫庫已行而未得財者，為從；從輕律。韓阿狗、施黑子、華阿缺、戚七，原係車夫、船戶，受僱而來，並不與謀，供明釋放。

連夜成招，申解大名府，轉解守巡道。巡撫、巡按具題參他這乾：

處畿省之地，恣鬼域之謀，持刃凌官，擁眾劫庫，事雖未竟，為惡極深，宜照響馬例，梟示。

聖旨依擬，著巡按監決，將張志梟首，支廣等斬首，絞不停等充軍。

張知縣、巡撫、巡按都道他賢能，交薦，後來升到部屬，轉鎮江知府，再轉兩司，升撫台。若使當日是個萎靡的，貪了性命，把庫藏與了賊人，失庫畢竟失官；若是個剛狠的，顧了庫藏，把一身憑他殺害，喪身畢竟喪庫；何如談笑間，把二賊愚弄，緩則計生，卒至身全、庫亦保守，這都是他膽機智，大出人頭地，故能倉猝不驚。他後來累當變故，能鎮定不動，也都是這廂打的根腳。